

什麼是真理？

王筱玫

國立台灣體育學院舞蹈系 碩一班

「什麼是真理？真理在哪裡？」這在我閱讀苑舉正這篇〈從無基礎知識到向理性說再見-論費耶阿本 (P.Feyerabend) 對『批判理性主義』的批判〉文章後，心中開始存疑的問號，我想若是問信仰基督耶穌者他們會說上帝是真理，問回教徒會說阿拉是真理，問慈濟功德會的會員他們也許會告訴我證嚴法師是真理，而問我，我認為真理是科學根據的客觀理論，但讓我重新思考的是，「真實」的真理到底存在在哪裡？我認為的科學根據，或許只是大家所接受的「規則」，似乎，大家對真理的解釋都存在於每一個人所選擇的信仰中。

苑舉正這篇〈無知識基礎到向理性說再見〉文章中，藉由分析費耶阿本與其師波普 (K.Popper) 之間對知識本質的相似性與差異性討論，而發現早期在費氏的「無基礎知識」與波普的「回到先蘇哲學」("Back to the Pre-Socratics") 在立場上皆無太大區別，兩人皆認為發揚理論解釋功能的關鍵在於先蘇哲學家 (the Pre-Socratic Philosophy)，尤其是愛奧尼學派 (the Ionian School) 提出的「大膽的假設」之思辨的精神 (the speculative spirit) 與「反教條化」之批判的態度 (the critical attitude)。只是，在於費氏引用波普的概念，表示理論是人的產物，所以它會出錯，檢驗理論重點於「發現」而非「證成」。當費氏到後期階段逐漸走出自己的風格時，開始以「理論影響」、理論與理論之間「不可共量性」來區隔他與波普的立場，以下列三點來區分：第一、在理論與觀察中費氏認為「觀察是理論的」，而波普提出的觀點為「觀察是理論充滿的」，理由在於費氏認為觀察是理論衍生出的陳述，沒有理論則無須論及觀察，觀察本身就是理論。然而，波普卻認為所有的觀察陳述充滿了理論的因素讓我們做判斷；第二、費氏提出理論與理論之間的「不可共量性」概念，即為費氏較以理論和理論間建構出另一個理論，但建構出的新理論，還是有可能再被「舊理論」再超越。波普卻認為新理論之所以會被接受是因為超越了舊理論；

第三、費氏認為科學的目的在於擴充經驗知識的範圍強調「發現的持續」，而波普認為是尋求合理的解釋強調「發現的確認」；但苑舉正認為費氏與波普基本立場依舊是相似的，只是費氏放棄了知識進步（the progress of knowledge）觀念，而波普認為這是科學實踐的基本概念。

費氏在「批判理性主義」的批判中提到所有理論都有其意義，不應當視哪一個特定理論為標準答案，其實費氏並不是排斥哪些特定的觀點，只是絕不如教條般視某些特定觀點為「真理」。然而苑舉正認為費氏提出強調「人性的變化」，會影響方法論所應抱持的態度，波普卻提出「方法的嚴格應用」足以解釋在變動中成長的科學知識；描述至此，我的問題「什麼是真理？真理在哪裡？」似乎開始有解答了。如果應用於台灣的舞蹈現況，我認為台灣的當代舞蹈風氣似乎可以為解釋「盲從」、自奉的「主流、正統」為圭臬的狀態，完全視「主流的領航者」所帶領的舞風為教條，但從未仔細思辨過那是什麼，就一頭熱的栽進那漩渦，例如：雲門舞集算是台灣舞蹈界的「主流的領航者」，前些年作品「水月」的推出帶動了太極導引的風潮，舞蹈學子們即奉太極導引為必需學得之技術，有學習極具優越感，沒學過的則是充滿嚮往學習的心，但沒有學習太極導引就不能跳舞嗎？訓練跳舞方式千百種，太極導引本質也只是一個訓練身體的方法，但那一頭熱時期卻很少有人質疑！若是依費氏所提的概念，把太極導引視為一元素，與其他不同訓練身體的方式結合，或許更能開創建構出另一個獨創的全新舞風。

最後，我提出四點我的質疑與觀點：第一、費氏所提之「不可共量性」很可能由於沒有一個度量的準則，而使每種觀點在邏輯推論上容易造成各說各話，造成建構新理論的阻礙。第二、我同意如費氏與波普所認為「反教條化」可激發批判的態度，「規則」讓大家接受了「優越價值」。第三、我同意費氏與波普所提理論是人的產物所以會出錯，所以要不斷的觀察與發現而提出懷疑，但絕非是「為反對而反對」。第四、當我同意了以上兩點，但似乎我也掉進了一個「真理」理論的漩渦。所以我認為世間萬物皆都會被質疑，所有理論皆會被批評或取代，沒有一個理論是絕對的，但或許依靠證據協助追尋一個合理的解釋，來輔助自己釐清事件的本質，不要視大家所接受的「規則」為唯一答案，因為很容易又陷入另一個「真理」的漩渦。